

世间宁有扬州鹤

叶兆言

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军事乏善可陈,说起文化洋洋得意,随手拎个人都能评价。譬如有位叫王十朋的浙江人,定位著名政治家,46岁中状元,是文官,提到他不是为了主战,为了几首诗,为了一句“世间宁有扬州鹤,休讶人间食肉难”。

看来古人吃点肉也不容易,“扬州鹤”典出“腰缠十贯,骑鹤下扬州”。把扬州的扬,写成“杨”,按照咬文嚼字标准,绝对错别字。不过古人眼里,这错误很风雅,有文化的表现。有人送了些腊肉给诗人杨万里,他一高兴,想起王十朋前辈,立刻赋诗一首,煞尾两句情不自禁,“却将一脔配两螯,世间真有扬州鹤”。

非常想向古文字专家请教,天下分九州,扬州的“扬”究竟何意?厥土下湿而多生杨柳,《梦溪笔谈》说“扬州宜杨,荊州宜荆”。《扬州画舫录》进一步发挥,说扬州不仅“宜杨,在堤上者更大”。古人说杨,说来说去往往是柳,无非是扬州的柳树多,所以得名。

较起真来,杨是杨柳是柳。春风桃李花开日,羌笛何须怨杨柳,桃和李属蔷薇科,杨和柳属杨柳科,桃李杨柳各有身份,眉毛胡子不能一把抓。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曾解释过,“杨枝硬而扬起,故谓之扬。柳枝弱而垂流,故谓之柳”。毛泽东当年写“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传唱一时,他老人家显然知道杨与柳有别。

古诗中的“杨”基本上都是柳树之别名,杨花即柳絮,垂杨是柳条,说到杨树,前面要再加字,譬如白杨黑杨,譬如胡杨意杨。其实杨树的学问很大,江苏境内泗阳有个中国杨树博物馆,进去转一圈,知识立刻大长。馆前有几棵杨树,30多年前从意大利引进,高耸入云,两个人合抱不过来。

过去这些年,泗阳种植了60多万亩意杨,成片林海非常壮观。黄河故道上大片的人造林,听上去有点违背自然规律,可是在雾霾成灾的今天,每一片绿叶都有特殊意义。你还真想象不出比多种树更好的招数,杨树生长极快,意杨更快,简直就是杨树中的姚明同志。历史总会有些吊诡,想当年,此地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种粮食,吃不饱喝不足,现在很写意地多种杨树,日子便开始好过起来,食肉早已不难。

家有梧桐招凤凰,杨的本义从木从易,“易”意为播散,是一种可以乘风远播的树木。意杨来自遥远的意大利,正暗合古意。古人骑鹤下扬州,仙鹤飞过去,歇在柳枝上不太合适,必须是高大向上的杨树。因此古“扬州”命名,真与树种有关,我更倾向硬而扬起的杨树,不选择弱而垂流的柳树。



现实生活

6月4日。上午10点钟,我接到电话,说你病危。我拔脚出门,跳上车,直奔华东医院。我按照同事说的楼号楼层,几上几下都没有找到你的床位。头晕了,心慌了,脚软了。我无力地靠着墙壁拨通电话,这才明白,慌乱中我走错了医院。冒雨冲出医院,拦下出租车,几百米的路,我急出了眼泪,急得汗透衣衫。我生怕见到你的时候,我们已是阴阳两隔了。

还好,见到你的时候,你醒着。脸转向我,嘴喘动着。你从被子里伸出手,与我相握。我哪里知道这还有劲的久久一握,是跟我说:咱们永别了。

下午,昏沉沉地回到家中。凝视着头顶的天花板,任泪水不止往下流。我已是古稀老人,又患冠心病。我知道要克制自己,但心不由己。我想我应该写点文字,说出想对你说的话,却又出怪事,我想到凌晨一点,也想不出怎么下笔。几十年一个屋檐下交往的点点滴滴,瞬间井喷出来,我真的招架不住啊。

今年1月5日,李梓去世了。你们夫妻相濡以沫几十年恩爱,我很清楚对你的打击会有何样猛烈。我几次邀你家门口喝酒,希望你散散心。你长我9岁,山东人,烟酒不分家,我们几十年真的亲如一家人。我北京长大,当过兵,烟酒不离口。烟酒是我们走近连紧的天然纽带。月前的一次喝酒,我对你说:我已经完成了长篇回忆录

的呢?沃尔夫指出,促使病毒传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狩猎加速了病毒的种类群传播;其次,微生物的缩减使得人变得脆弱而难以抵御病毒;另外,驯养活动也给病毒提供了传染机会。

流行病如此可怕,引起流行病爆发的病毒何以传播得如此迅速?其实,病毒也和其他生物一样,终极目的就是生存和繁衍:尽可能多地留下有竞争力的后代,使物种得以延续。人类与动物的接触,使病毒的流动经久不息。而输血行为、注射行为、器官移植等都为病毒与人类的亲密接触提供了机会;人类全球性旅行、生物恐怖袭击、实验室病毒以及病毒自身的基因重组等则极大地增加了流行病风险。这些都是促成流行性病毒大规模扩散的原因。

不过,《病毒来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可能还不是流行性病毒的杀伤能力和传播能力,而是沃尔夫本人的探险经历。在为我们展示病毒的特质时,他既引述了历史上那些典型的流行病案例,也将他自己所经历和捕捉到的那些流行病例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为人们了解病毒提供了完整的标本。他在马来西亚迷人的风光中研究短尾猴携带的致命性疱疹B病毒,在刚果的偏远小镇里寻找变异的新型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茂密丛林中不停地穿梭,在婆罗洲的雨林里神奇的冒险……这些经历,恰如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其中,如醉如痴。

病毒无处不在。虽然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毋庸置疑,人类对病毒的认识还相当肤浅,战胜那些致命的流行性病毒的道路还十分漫长。《病毒来袭》为大众读者打开了认识病毒的一扇窗,也为专业的医疗从业者和病毒研究者指明了未来努力的方向,这或许正是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

病毒凶猛

毛志辉

一年前上海经历的那场残酷的“病毒来袭”,人们应该还记忆犹新。气势汹汹的H7N9病毒(新型“禽流感”病毒),导致上海全面取缔了菜市场中原本热热闹闹的活禽交易。人们甚至“谈毒色变”,不仅远离了鸡肉、鸭肉的消费,公共场所熙熙攘攘的人流也一度锐减。病毒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人类历史,其实一直在跟病毒尤其是流行性病毒作残酷的斗争。最著名的莫过神秘恐怖的黑死病,在世界范围内有过三次大流行,夺走了数以亿计人的生命。时至今日,人类已经“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然而对于这小小的流行性病毒,似乎还难以有效应对,一些时候只能避之唯恐不及。到底是什么让这小小的流行性病毒使得贵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无可奈何呢?

由著名传染病学家、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客座教授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e)所著的《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爆发》一书,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向来不为我们肉眼所见的那个丰富多彩的病毒世界,并为我们揭开了人类医学史上那些最致命病毒的神秘面纱。

他从病毒与宿主相互关系的角度探索了病毒在人类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对流行病的监测、治疗等提出了建议和措施。通过对病毒传播方式的监控,沃尔夫考察了SARS、埃博拉、黑死病、禽流感、H5N1等致命性病毒,指出这些曾经让人类或可能即将让人类伤亡惨重的流行性病毒几乎都是由动物传染病突变而来。那么,病毒是如何从动物向人类传播



夜光杯

老任,我想对你说

张攻非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对《新民晚报》调整领导班子做调研。老任15岁参加革命,60年代任《大众电影》主编,70年代起任《西藏日报》副总编长达15年。有些人对调研人员作了不实事求是的反映。我听到这些议论,极为恼怒。我对调研的负责人说,正确评价老任,老任就是刘备。老任的求贤若渴、老任的知人善任、老任的虚怀若谷、老任的真诚宽厚,是凝聚我们的磁石。我对你就是这个看法,就是这个评价。

老任担任副总编辑,分管新闻编辑部和经营管理部。老任与新闻编辑挤在同一间屋子办公。上午,他和我一起编报;下午及晚上,他忙于经营管理。他是善于全面筹划又事必躬亲的领导者,不能不陷入超负荷的轮转中。报社要搞技术改造缺乏资金,他找到浙江一位主管朋友,希望帮助融资。没有肯定的把握,事前不能声张。利用五一节,带着经理部几个人悄悄奔向杭州。不料途中遭遇车祸,老任和其他两人受了伤。事后老任受到降职处分,有人抱不平,老任却说,有什么大不了的,该干啥干啥。没见他露出半点情绪,显现的大将风范,非

我和“更年期综合征”有个约会

李斌

大凡提起围绝经期门诊的病人,妇科医生都会笑称其为最难治的“老阿姨综合征”,患者主诉唠唠叨叨一大串,哪里都痛哪里都不舒服,还容易和医生闹别扭。所以,围绝经期门诊在妇科医生眼里可谓是在实在在的“冷饽饽”。

十年前,我在黄敏丽、张绍芬两位教授的鼓励下踏上了为更年期综合征妇女服务的道路。两位老专家一心钻研更年期、老年期低雌激素相关疾病的防治多年,一手创办了我院更年期亚专科并将其发展壮大。我在两位老师的细心指导下慢慢从一名住院医师成长为主任医师,可谓见证了这门亚学科的发展。从目睹患者对激素治疗的抗拒到接受,到经历对激素替代治疗(HRT)的争议,再到亲见最新的“雌激素应用窗口”理论在临床的应用,一看十年,也瞧出了一些门道。

在跟随老师们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围绝经期门诊患者最多的主诉就是潮热、盗汗、失眠和月经淋漓不尽。10年前,一般对激素治

疗普遍有顾虑,往往退一步选择坤泰胶囊等中成药作为辅助治疗。近几年就诊患者越来越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对激素治疗的接受程度随之提高,这样对于亚专科医生如何管理好病人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在长期的专科门诊生涯里,经我治疗的患者越多,也让我对这

动物的睡姿远比人优雅。读过一篇文章,几位摄影客,到热带雨林里拍摄,恰巧见证了野生动物美妙的睡姿。棕背树蜥,像纯净的小婴孩,趴在树枝上,两眼紧闭,纹丝不动,一根大尾巴挂在空中,与树干融为一体;长嘴捕蛛鸟和蓝枕八色鸫,绒毛竖立,睡成球状,头和喙深埋进绒毛,那单角停歇在树枝上,蛮可爱;丽棘蜥,将蕨类植物的宽叶作为睡床,草绿的背,与绿叶一色,仿佛宽叶的一部分。长颈鹿入睡前,必将两条前腿跪下,两条后腿向前一蹦,屁股顺势往地上一坐,开始酣睡,而那长长的脖颈,则高高地直指天空,睡姿极为雅观。

马,一直站着睡觉,不像人瞌睡时没个依靠肯定摔倒。站着睡的还有企鹅,若倒下睡,胸腹部长时间接触冰面,会导致热量大量散失。为了给喙保暖,企鹅会把脑袋扭到后边,让喙埋进腋窝。蝙蝠是白天睡觉,一大群,倒挂在岩洞或枝条或屋檐上。水鸟大多漂浮在水面睡觉,猫狗随便找个地儿就立马进入深眠,不用服药,没失眠的苦恼。某些蜜蜂,喜欢用大顎咬住草木,悬挂在空中睡觉。蜘蛛猴则把尾巴钩在树上睡。蛇和蟒这类“长虫”,信奉低调有理。它们睡前将自己绕几个圈,盘成一坩,这样既能在丛林或洞穴内隐蔽、保温,也能节省空间。海豚始终一半清醒一半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左右半脑轮流睡,别看它在犯迷糊,其实警醒着呢。懒得出奇的树懒,一生与树不离不弃,每每在美餐一顿嫩芽、果实之后,不抱着树枝睡不好。有一种鱼,甚至会吐丝结网,将自己放进丝质包裹里,避免寄生虫的纠缠。

河马常抱团睡觉,一组成员最多能达到30头。尽管河马是陆地哺乳动物,但夜晚它们大多在水下度过。成年河马一次在水下能屏住呼吸停留5分钟。它们间歇性地浮出水面深呼吸,然后再潜入水中,令人惊奇的是,一切都在睡眠中完成。当然,为防止进水,河马会闭塞鼻孔、折下耳朵。

远离天敌,善于伪装,遇到危险可以迅速撒开脚丫或翅膀战斗、奔逃,这是动物选择睡姿的第一要素。刺猬睡觉,嘴和鼻露在外面,身体蜷成球形,棘刺直立,全副武装。猫侧着头,一只耳朵紧贴前肢睡觉。它的耳朵特灵,周围稍有动静,就会引起警觉。狗在睡前总是东闻闻,西嗅嗅,有时要绕上几圈才躺下来,为了保护鼻子,狗常用前肢捧着鼻子睡。牦牛睡觉围成一圈,老弱病残者在中间,年富力强的在外围警戒。海象睡觉,几百只挤在一起,只有一只醒着站岗。如果它疲倦了,就推醒旁边的同伴换岗,轮流放哨。

在西双版纳,我见过猴子睡觉。小猴子天性爱耍闹,老猴子生怕它跑远了,坐着睡觉时,一定会用前肢把小猴的尾巴紧紧捏住,左肢捏累了再换右肢,有时干脆把小猴抱在怀里,一刻也不肯放松,舐犊之情让人莞尔。恩爱的鸳鸯夫妻,白天形影不离,晚上睡觉,雄鸟用右翼向左遮掩着雌鸟,雌鸟以左翼向右遮掩雄鸟,双双交颈,“同眠共枕”。

网上有神人秀片片,两只花猫,侧身在家用的炒锅里酣睡,头挨头,脸对脸,身子弯成弧形,其态可掬,两小无猜,地老天荒的样子。灵长类的,多贪嘴,心黑,恶梦时不时侵袭。《山海经》告诉我们,你可以用再遭鱼和鰕鲈医治。再遭,鱼身、蛇头、六脚,眼睛细长如马耳。鰕鲈,像乌鸦,三脑袋,六尾巴,喜欢嘻笑。它们都是异兽,能避凶邪。异兽的妙处在于,你吃了它,睡觉时不再恶梦连连。问题是,谁敢吃这副恐怖的活药?

传家有道惟忠厚

张伟舫 书法

预祝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召开

卢燕

沪上花开六月中,风光不与旧时同。六国群英豪杰谱,巩俐艳领中国红。三百佳片各缤纷,万千观众喜相逢。海外芳华海内绽,中美电影共融通。

我和“更年期综合征”有个约会

动物

预祝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召开

我和“更年期综合征”有个约会

我和“更年期综合征”有个约会

动物

预祝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召开

我和“更年期综合征”有个约会

我和“更年期综合征”有个约会

动物

预祝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召开

我和“更年期综合征”有个约会

我和“更年期综合征”有个约会